**黃春明〈瞎子阿木〉—看不見釐不清的愛**

彰化高商 陳怡伶老師

1. **解碼黃春明**

1.黃春明寫小說的源起為何？他如何汲取靈感？為何有源源不絕的創作動力？又曾面臨哪些起伏與轉折？請閱讀下文，並回答問題：

|  |
| --- |
| 在正常的情況下，初學的人想寫小說的話，一定是寫他自己，或是他最熟習的人物和環境。在這個起步上，我是正常的。開始時我寫了不少關於自己的東西，其中最典型的一篇，即是我拿來在集子前做序，嘲笑它是蒼白的〈男人與小刀〉。過後就寫熟悉的身邊人物，他們要不是鄰居，就是羅東的同鄉。像〈鑼〉裡面的憨欽仔，就真的有這麼一個人。我寫自己和寫他們都是很自然的事，恰好他們是小人物，對他們和我的家鄉有一份說不出的感情，在這兩造之下，寫出小說來時，便形成擁抱小人物的熱烈場面。如果我不在那裡長大，而是在台北，那麼我想，初期我的小說就不是這樣的面目了。      其實我一開始寫小說，是以玩票性質涉入，可是玩得很入迷。在求學時期功課給當了。到了社會，特別是結婚移居台北謀生時，有幾次為了趕小說丟工作、換工作、使小小三口的家庭陷入困境。有幾次因為不能按時付一個月六百元的房租，為了避開二房東，大清早五點就出門在台北市到處亂逛，逛到九點進公司上班。當時常遇到不如意的糟糕事。好在寫小說入迷的人，有一種不可救藥的，幸災樂禍的態度面對自己，安慰自己說：只要不死，體驗很寶貴。我是在這種不是很順利的日子裡，在自己身上認識了那個頂頂有名的阿Q；至於認識魯迅先生的阿Q，則是以後很以後的事了。在我寫所謂的鄉土小說的那個年代，從經濟效益的觀點看的話，寫小說和生活絕對是矛盾。可是說也奇怪，那時代的小說，被視為創作也好，成為完整的作品審讀也罷，小說好像具有什麼不能言狀的魔力，吸引寫小說的人，讀小說的人，很多都為之神魂顛倒。以我來講，我的作品在同仁雜誌《文學季刊》發表是沒稿費的。這不但不能怪，我還和當時的同仁一樣，永遠懷著一份很深的感激《文學季刊》哪。當時《文學季刊》的主編尉天驄教授，不知怎麼鼓動他那三寸不爛的舌頭，去說服他姑媽尉素秋教授的，或是尉姑媽認為年輕人辦雜誌是好事，比去吃喝玩樂好。所以給了一點錢，讓我們大家有個青春期的成長園地。從此我們志同道合的朋友：陳映真、王禎和、七等生、施叔青、劉大任等等，還有指導我們的何欣姚一葦先生，經常不具形式相聚一起、分析大家的作品，鼓勵大家。我真不敢想像，如果沒有《文學季刊》那些前輩和朋友，黃春明現在在做什麼？以我的想像，我一定變成一個令我自己看不起的人吧。在那窮苦的日子寫稿，收到讀者鼓勵的信，和報章雜誌上時常讀到對我作品的評介時，是我最愉快的事。它們常常像及時雨，每當我被生活逼得喘不過氣，怪起小說來的時候，文評和讀者的信就出現。就這樣我和小說一直保持著藕斷絲連的關係到今天。      七0年代台灣面臨了退出聯合國與釣漁台事件等衝擊，國人的民族主義因這些國際事件而高漲，甚至顯得激動，這是很自然的事情，絕對是對的。所以我寫那樣子的作品也是很自然的事，慷慨激昂並沒有錯，文章裡不是都只有冷冷的描寫，應該什麼都有。當時的知識份子確有那些惡形惡狀，像是崇洋媚外，但我所看到的那些小人物是那麼老實，他們有責任感，而知識份子沒有，只是在飆他自己的身份，展現他們的知識。      在每一個時代，感性太多的時候我們就批判，但現在理性太多了，就需要感性，所以情感在現在的社會非常的重要。感性是普遍的存在，理性要通過訓練，所以到後來變成了一種特權，擁有理性的知識份子，變成在玩理性，當然這也可以玩得很美很冷。感性是普遍的存在，就如同人皆有惻隱之心一樣，容易動容、感動。我認為寫作，冷冷的寫或熱熱的寫都可以，但都不要講明。  （文章改寫黃春明《放生．自序》） |

（1）由文中可知，黃春明創作小說的「內在驅力」（創作動力）有：

■寫下關於自己的故事 □為了謀生餬口賺取稿費 ■對家鄉與小人物的情感

□展現知識份子的身份 ■小說對作者強烈的吸引力 ■前輩及同好的指導鼓勵 ■文評和讀者的回饋 ■對臺灣的國際處境的抒發 ■對當時社會現狀的關注

（2）在創作的過程中，作者又曾遇到過哪些「外在的阻力」（現實困境）呢？

**答：**主要是現實的貧困，為了趕小說丟工作、換工作，付不起房租等等。

（3）承上題，作者以什麼樣的態度去面對挫折？

**答：**不可救藥、幸災樂禍的態度，認為只要沒有生命威脅，都是豐富生活的體驗。

2.老人的問題有其時代背景及社會結構等諸多因素，作家如何在小說中赤裸寫實呈現老人的處境，並寄託他的社會關懷？請閱讀下文，並回答問題：

|  |
| --- |
| 我的小說喜歡處理時代轉變的過程，關懷人與環境在這個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尤其是新的文化淡入與舊的文化淡出中間的交疊處，更是我關注的焦點。這就好像台灣的海域，有暖流和寒流，暖流有暖流的魚類、寒流有寒流的魚類，在暖流和寒流交匯時，北方的寒帶魚類和南方的熱帶魚類相會，在這個時候，不但魚的種類最多，而且兩種魚類交配，更產生了許多這兩類以外的混血兒（即小魚類），在這個地方魚類是最豐富的。這些產生的新品種就如同社會變遷下的人們，他們所面對的是個多面的社會，不管是阿盛伯也好，老人們也罷，都是在這樣的思維下被刻意描寫的。  我現在的寫作較具中心，比較有社會意識，以前雖然也有，但較不清楚，多屬於個人的感動。近幾年的創作的一系列關於老人的作品，就是在這樣的思維下產生的。台灣社會變遷很快，與我父執輩同一代的老者，往往被留在台灣某一處的山區或鄉村，終於期盼子女能抽空回來探望，無奈晚輩們總有千萬個無法返家的理由。於是有的老死無人知，直至屍體發臭；甚而有的屍首還被狗給吃了……。想想，這些老者，當他們年輕時，上有高堂，不必去學校接受知識的洗禮，就自然知道對父母行孝；下有子女，再貧困的年代，也咬緊牙關把子女養大。這種現象當然有部分歸咎於個人忘恩負義的不孝行為，但整體觀察起來，這和現在社會結構的轉變有很大的關聯，這就如日本《楢山節考》影片中，唯有把老人送往山上去自生自滅，才能減少消耗，維持村中的平衡及生計，當然其中也有人不忍這種作為，但卻也莫可奈何，因儼然已成了一種文化。如此看來，我們何嘗不也是《楢山節考》，我們雖然非把老人遺棄山中，但卻是直接留在家鄉，改由年輕人出走，老人一樣自生自滅，成了被犧牲的一代。因此在面臨了這樣的遭遇，老人自己就要有生涯規劃，社會國家更應有完善的老人福利政策。  （文章節選自黃春明《放生．自序》） |

（1）根據作者所觀察到的偏鄉老人問題與日本《楢山節考》影片所呈現的有何異同？請完成下列表格

|  |  |  |
| --- | --- | --- |
|  | **處理老人問題的方式** | **原因** |
| **日本《楢山節考》情節** | 把老人送往山上去自生自滅 | （ 因為資源有限 ） |
| **臺灣山區或鄉村** | 把老人（ 留在家鄉 ） | （年輕人往都市謀生 ） |

（2）根據以上所述**，**作者認為「老人」這個族群有著怎樣的經歷與困境：

□受過高等教育，外出打拼 ■曾對父母盡孝 □生活困窮，難以扶養子女

□孩子陪伴左右，承歡膝下 ■竭力撫養孩子 ■孤獨終老，成為被犧牲的一代

1. **小說分析**

1.小說視角與敘事觀點：小說創作前，必須先設定由誰的眼睛來看故事與說故事。請依下表的說明，判斷小說〈瞎子阿木〉的人稱與敘事觀點。

|  |  |  |
| --- | --- | --- |
| **人稱** | **第一人稱** | 敘事者採取第一人稱「我」的自敘方式，「我」可以是小說中的主角或配角。 |
| **第二人稱** | 把讀者稱為「你」，或者敘述者在作品內容中通過某一特定人物「你」的間接視點表現。 |
| **第三人稱** | 敘事者是一個獨立於故事外的敘事者，聚焦於小說中的一個人物。 |
| **敘事**  **觀點** | **限制觀點** | 又名客觀觀點或戲劇觀點，可以看見人物的言語行為，但讀不到內心。 |
| **全知觀點** | 敘事者可以自由進入角色的意識中，描寫其想法與情感。 |

※我認為〈瞎子阿木〉是用第（ 一 / 二 / 三）人稱書寫的（限制 / 全知）觀點。

|  |
| --- |
| **推論的理由是：**  敘事者獨立於故事外，聚焦在瞎子阿木的描寫，並且能進入主角的內心世界，回憶過往、獨白，並道出其內在的情感。 |

2.小說的線性結構，是從主角瞎子阿木清晨出發到回家的過程，並以輻射狀結構串起他所遇到的人，觸發與女兒秀英的點滴回憶，及心情的起伏變化。試完成下列表格。

|  |  |  |  |
| --- | --- | --- | --- |
| **遇到的人** | **瞎子阿木與人的互動** | **對方的應對** | **阿木的心情** |
| （ 猴養 ） | 辨識出四、五十尺外的人，預料其騎車要上鴨寮賭四色牌 | 佩服阿木，以臭罵替代讚嘆 | 笑了  愉快 |
| （ 清池 ） | 透過來者的（ 喘氣 ）聲和車鍊的滑齒，辨識出對方也將到鴨寮賭博 | 惱羞成怒後，反以「找秀英」刺激阿木，阿木陷入回憶 | 發呆 |
| （ 祥雷 ） | 發呆，因對方叫他才回神，自嘲多穿幾件夏天衣服就是冬衣了 | 勸阿木多穿一件冬天的外衣 | 好不快樂  （ 輕鬆 ） |
| （ 進財 ） | 詢問對方賣的菜及價錢好壞，稱讚對方兩個乖孫 | 要阿木需要菜到家裡取 | 關心寒暄 |
| （ 輝雄 ） | 與對方寒暄對答，不自覺又想起秀英 | 自我介紹，關心阿木，邀請他有空到家裡坐 | 得意、興奮、愉快、自責、悲不起來、莫可奈何 |
| 目的地：  （九如/九婆）家 | 了解喚回女兒的法術 | 要孫子阿全提籃送阿木回家 | 疑惑  孤注一擲 |
| （ 阿全 ）陪阿木返家 | 問起（ 測量隊 ）的背景，主動說出秀英的事。自嘲把墨水當香水，拿餵豬的事自我消遣 | 對木仔伯眼瞎卻能擦火柴點菸感到佩服，樂於與長輩聊天 | 笑得很開心  覺得自己可憐又可笑 |

3.透過阿木與村民的寒暄互動，以及回憶的穿插，讀者得以慢慢拼貼出阿木與女兒秀英的關係，並逐漸了解小說中最重要的導火線──「秀英為何要離家出走？」下列事件代碼(1-6)，請以「時間」順序，依序排列發展過程。

|  |  |
| --- | --- |
| 代碼 | **事件** |
| 1 | 阿木問村長有沒有見到女兒秀英，村長爸爸榮坤反過頭來指責阿木那幾天對秀英的打罵，直指秀英早已過適婚年齡，批評阿木未曾好好為秀英設想。 |
| 2 | 今年夏天，房子燒光，東西都沒了，幸賴秀英找人重搭房子，讓生活沒有太久不便。 |
| 3 | 阿木跟秀英聊起別人說她美，遺憾自己未能親眼看到秀英的容貌。 |
| 4 | 秀英跟測量隊走了。 |
| 5 | 阿木抱著秀英的梳子，用大聲喚著「秀英回來」。 |
| 6 | 秀英突然出走，瞎子阿木餵豬，弄翻了飼料，滑了一跤，跌了個四腳朝天，坐在豬圈裡哭了起來。 |

4.承上，請以80-100字短文概述這一對父女平時的相處，事件的背景與發展經過。

|  |
| --- |
| 瞎子阿木與女兒秀英相依為命，秀英美麗又孝順，為了父親，遲遲未走入婚姻。 |
| 後來村子來了一群測量隊的人，秀英或許與其中的某位隊員互生情愫，父親知 |
| 道後無法接受，對秀英加以打罵，後來秀英便與情人私奔離去，瞎子阿木懊悔 |
| 痛心，向靈媒久婆乞求法術，希望能喚回自己的女兒。 |
|  |

1. **人物形象**

1.黃春明的小說往往取材自平凡而邊緣的小人物，並透過言語行為來呈現該人物的形貌及內在，試整理下列小說的線索，寫下或勾選出小說人物——「瞎子阿木」的人物形象。

|  |  |
| --- | --- |
| **小說線索** | **阿木的形象(多選)** |
| (1)「你娘的！說你是睛瞑，鬼才相信！」猴養心裡有幾分不快。他心裡想：媽媽的，我都還沒有看清楚他，他卻先知道我是誰，還知道我騎車子要上鴨寮賭四色牌。猴養心裡實在是服了他，但等到車子一騎近，禁不住為一個瞎子的靈精，改口以臭罵替代了讚嘆。 | ■敏銳的覺察力  □粗俗的表達法  ■經常不受尊重 |
| (2)對於猴養之所以如此冒失，他似乎都可以諒解。他把對方的罵話翻過來，取了人家藏在心底裡對他原有的讚美。所以瞎子阿木笑了。 | （ 善解人意 ） |
| (3)「你們這些有眼睛的人都沒見到我家的秀英？」阿木最後抑制塞喉，一個字一個字地吐出來問村長。……瞎子阿木朝著電燈翻了翻那一雙又大又突出的白眼，翻來翻去還是白眼睛。事情雖然已經有一個多禮拜了，想起來，裡面的淚水還是那麼有力的，把白眼球推了幾下，接著就一骨碌就滑到嘴角。 | ■尋找的心切焦急  ■壓抑悲傷的情感  □悲觀且多愁善感 |
| (4)他極力地懇求著說：「村長，你們碰到秀英儘管告訴她，說我希望她回來，我讓她打回去。真的，我是說真的。我這話是對大家說的，我，我要讓她好好打回去。只要她能回來……」 | （ 思女心切 ） |
| (5)村長拿出香菸碰他的手，他把香菸接過去。村子裡的人都知道阿木是不讓人點菸的；早前被人惡作劇，用爆竹嚇了他之後，一直就堅持自己來。他掏出火柴，用拇指和食指拿著火柴棒劃火。火著了，他伸出同一隻手的中指，去探火焰的位置，然後才把拿在左手的菸湊到嘴唇，同時把火移近。那根探火的中指，指頭端的內側，早就燒焦成一個繭。 | ■努力嘗試自立  ■設法解決問題  □對事自怨自艾 |
| (6)瞎子阿木沿途都有人跟他打招呼，他也忙著回人家的話；年紀稍大，或是跟他同輩上下的人，他毫不猶豫地即可直呼對方的名字。 | ■與人相處和善  □事事小心謹慎  ■樂於與人往來 |
| (7)愛看熱鬧的人，不希望阿木馬上知道。但是阿木腦筋一轉：「演戲？」心裡暗暗地叫了一聲，「啊！花臉？敢是我打翻的是鋼筆墨水？對！就是鋼筆墨水的味道。」阿木不吭聲，乾脆就站著讓大家樂個痛快。然後理直氣壯地說：「我不笑你們，你們還笑我。我眼睛又看不見，你們說是墨水，我說是香水啦！怎麼樣！」當時他沒被人難倒。要不是想像自己的花臉，反而有幾分得意，大家笑，他也跟著人從容地笑。 | ■幽默的性格  ■機智的反應  ■大而化之  □惱羞成怒 |
| (8)前些天的辛酸，重新複習起來，事情都已經發酵，而散發出醉人香味，聽到阿全聽得那麼快樂地笑個不停，他也快樂起來了。瞎子阿木他也跟阿全一樣，覺得餵豬的阿木又可憐又可笑。 | （ 挖苦自嘲 ） |

2.試從「秀英」的角度來看，她雖未出場，但從瞎子阿木的回憶與旁人對她的評論，亦可了解其形象與困境。試從小說線索與秀英的形象試作連結：

|  |  |  |
| --- | --- | --- |
| **小說線索** | **連連看** | **秀英的形象** |
| 村長的老爸爸插嘴說：「我沒長你歲，也大你輩，所以我才敢講你。我們庄子裡哪裡還可以找到像秀英這麼認分的查某囝子？是你不知命好。有什麼天大地大的事，那幾個晚上晚回來，你就用拐杖頭把她打成那個樣子。你是不是忘了秀英幾歲了？你不知道，我告訴你好了。三十多了。早就該讓她嫁，不然就給她招個女婿。你曾替她打算過嗎？」 |  | 行事強悍果決 |
| 體貼照顧父親 |
| 已過適婚年齡 |
| 善於與人往來 |
| 今年夏天，房子燒光，東西也都沒了。秀英先發落人把房子搭起來，其他東西慢慢補充，生活上也已經感到沒什麼不便。哪知道，冬天才到，秀英就跟人跑了。那幾天她還說要帶他到城裡買幾件衣服哪。 | 工作勤奮努力 |
| 遇到心儀對象 |

3.在小說情節中，衝突是重要的安排，因為**「衝突 = 動力（目標）+ 阻礙」**。秀英與父親的衝突為何？她內在採取行動的動力是什麼？內心有哪些拉扯的力量？試回答下列問題：

（1）兩人的衝突來自於：

**答：**父親不認同女兒秀英與測量隊的隊員之間的感情，對她加以責打。

（2）秀英的內在動力（目標）為：

**答：**追求自己的幸福。

（3）秀英在現實生活與內心拉扯的力量是：

**答：**自己為了父親犧牲付出，但父親對自己的感情無法祝福，反倒阻止破壞。

（4）衝突後的結果（行動）是：

**答：**秀英離家出走。

1. 主題思想

1.人總會面對失去、悲傷，不可能一帆風順地過一生，要怎麼堅強地活著，就要看自己累積多少因應的技巧，遇到怎樣的問題怎樣去解決。而美國精神病學家庫伯樂．羅斯Kubler-Ross提出「悲傷的五個階段」（The Five Stages of Grief），讓我們了解人們面對悲傷、災難性事件過程中的階段情緒。

**「悲傷的五個階段」分別是：否認/隔離、憤怒、討價還價、沮喪、接受**。

|  |  |  |
| --- | --- | --- |
| **悲傷五階段** | **定義** | **舉例** |
| **1否認/隔離** | 先否認事情的發生，或者選擇性地把這些事實藏起來，不願面對事實的殘酷。 | 「少開玩笑了，這不是真的」、「這不可能發生在我身上，一定是搞錯什麼了」 |
| **2憤怒** | 將內心的挫折投射到他人身上，開始怨天尤人，甚至對自己生氣。 | 「為什麼發生在我身上啊？老天爺這太不公平了吧？」、「為什麼你不伸手幫助他！！都是你害的」 |
| **3討價還價** | 努力讓結果不那麼壞，有時也會跟上天祈求，或者希望重新來過，讓結果有所不同。 | 「如果當初早點就醫我還可以活個幾年啊……」、「只要他能醒來，我什麼都願意做」 |
| **4沮喪** | 體會到失去的事實，了解掙扎無濟於事，此時變得脆弱、消極 | 「他真的離我而去了，沒有他我也不想活了……」 |
| **5接受** | 這個階段的我們變得冷靜、體悟人生無常，不再困在悲傷裡。於是學會放下、祝福、重建生活。 | 「既然事情都這樣發生了，日子還是得過下去！」、「會沒事的！一切都會過去的」 |

※瞎子阿木在女兒秀英離開之後，他如何經歷這樣的階段？請根據定義，判讀以下引用的文句，各是屬於「悲傷五階段」的哪個階段呢？請填入代號（1-5）。

|  |  |
| --- | --- |
| **悲傷五階段** | **引用文句** |
| 3 | 他極力地懇求著說：「村長，你們碰到秀英儘管告訴她，說我希望她回來，我讓她打回去。真的，我是說真的。我這話是對大家說的，我，我要讓她好好打回去。只要她能回來……」 |
| 1 | 整個白石崙的莊頭莊尾的人，儘量在瞎子阿木的面前，不提秀英的事。 |
| 2 | 他換一種口吻，給在場的人一種提示，希望事情由別人再來告訴他，或是聽到有旁人替他責備測量隊。 |
| 4 | 事情雖然已經有一個多禮拜了，想起來，裡面的淚水還是那麼有力的，把白眼球推了幾下，接著就一骨碌就滑到嘴角。 |
| 5 | 隨即他馬上聽到有人問他：  「你家秀英哪裡去了？」  「噢！秀英跟測量隊走了。去參加測量隊。」他帶著喜悅微笑著說。 |

2.愛是什麼呢？它是一種抽象的情感，讓人感覺溫暖與支持，然而人們卻也常在關係裡期待，因為錯誤表達而遍體鱗傷。愛的學習是一門功課，需要反省，也需要他人提點，然後才能不斷地修正。在〈瞎子阿木〉中亦然，試回答下列問題：

（1）下列選項可以看出阿木關愛著女兒秀英的有：（多選）

■秀英離開後，四處打聽她的消息 ■跟村民的互動對答，不自覺想起自己的女兒

□秀英晚歸，便用枴杖頭打秀英 □在豬圈裡滑跤，坐著哭了起來

■用動聽的聲音叫著女兒「秀英回來」

（2）秀英對父親的愛，從哪些行為表現出來？

**答：**對父親生活無微不至的照顧，沒有怨言，也未為自己的終身大事打算。

（3）他們是如何失去彼此的愛？

**答：**父親不能接受女兒的感情，對她責罵。女兒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悲傷離去。因為不能同理彼此，所以傷害了彼此。

（4）在小說中，秀英走了，瞎子阿木在村長那：「他換一種口氣，給在場的人一種提示，希望事情由別人再來告訴他，或是聽到有旁人替他責備測量隊。……『事情就是那麼湊巧，那麼奇怪！他們走了，我的乖女兒也丟了。』」然而在小說的最後，「瞎子阿木突然對測量隊有了好感。隨即他馬上聽到有人問他：『你家秀英哪裡去了？』『噢！秀英跟測量隊走了。去參加測量隊。』他帶著喜悅微笑著說。」瞎子阿木為何前後有不同的反應？

**答：**女兒離開後，他在看到別人勤奮的子女時想到秀英的刻苦耐勞，因為別人的問候想起秀英對他的照顧，慢慢地，她對女兒的悲傷淡去，沒有怨恨，只有深深的惦念。所以，他開始了解測量隊，並且對他們產生好感，接受了秀英離去的現實。

（5）小說最後留下一個開放式的想像，你希望小說迎來怎樣的結局呢？為什麼？

|  |  |
| --- | --- |
| 結局 | 讓學生自由發揮續寫與說明。 |
| 理由 |  |

3.黃春明說：「我的小說喜歡處理時代轉變的過程，關懷人與環境在這個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尤其是新的文化淡入與舊的文化淡出中間的交疊處，更是我關注的焦點。」〈瞎子阿木

〉的背景雖然是在農村，但也有著舊與新、傳統與文明、殘舊與現代化的對照。以下〈瞎子阿木〉一文中提到的人物與事件，請分類「舊文化(傳統)」與「新文化（現代）」並將下列代號填入：

（A）在鴨寮賭四色牌 （B）測量隊 （C）牽牛的老者 （D）七層壽衣 （E）敗價的農作物　　 （F）神祕的招喚儀式 （G）土地重劃

|  |  |
| --- | --- |
| **舊文化(傳統)** | **新文化（現代）** |
| （A）、（C）、（D）、（E）、（F） | （B）、（G） |

1. **延伸閱讀**

**（一）、閱讀以下文本，回答問題。**

|  |
| --- |
| **〈如何與父母建立良好關係〉**  奧地利散文家曾說：「所謂成熟，就是分離得更清晰，但聯結得更緊密。」每一對成熟的親子關係，就是彼此都更為獨立，但更為親密。  子女成年其實是發展出分立的自我（divided self）的過程。他們會形成自己的認知標準，不再一味遵從父母；他們會嘗試自主做出人生選擇，拒絕被父母干涉……。雖然父母會因此感到孩子在遠離自己，但只有允許遠離的發生，才遵循了孩子成長的規律。  也因此，有學者指出，一段完整的親子關係必須包含子女成年後的分離階段。不願意和孩子分離，不僅會阻礙孩子的成長，也會讓親子關係停滯不前，在未來影響關係質量。  更重要的是，分離會讓雙方放下對對方的默認視角，建立成年人之間的關係。因為最初以父母或子女的身份認識對方，人們往往會在後續的相處中將對方等同於這個身份。而當經歷分離，親子關係出現「斷裂」時，才會意識到：他不僅是你的父母或孩子，更是具有自己的喜好、想法的完整的人。這種對關係的重新認定，會促進關係的昇華，開始將對方當成獨立的個體，尊重對方的想法和感受（哪怕是你不喜歡的部分），支持（supporting）、接納（accepting）對方。  這種尊重、支持和接納的氛圍，恰恰是你們建立深層次聯結的必要條件。當你們不再因為「親子關係」的框架，而是基於對彼此的尊重、關心，磨合出新的關係時，你們才會擁有比過往更踏實、穩固的親密感。  那麼，該怎麼做才能好好分離呢？對孩子來說，最主要的是情緒的分離和自我認同的分離。情緒分離意味著你能夠獨立思考，不輕易被父母的情緒影響自己的理智。比如，當父母質疑你的事業規劃，情緒分離的人能意識到這只是父母在表達他們的情緒，和自己怎麼選擇沒有關係。至於自我認同的分離，除了父母親的認可以外，你也需要進入不同的社會角色，通過更多人的反饋定位真實的自己。  對於父母來說，完成分離要從三個方面進行：首先，是當孩子開始叛逆，這是一個調整自己改變管教方式的信號，嘗試理解子女的想法；其次，認知到子女和父母本來就是不同的，不一致才是常態，父母需要做的不是要求子女和自己一致，而是考慮處理不一致的規則；最後，建立自己的社會關係，保持社會參與，父母需要認識到自己不需要追趕子女的步伐，而應該過自己本有的生活，亦即，在別的社會角色中豐富多采，並擁有成就感。  真正緊密的聯繫，不應以犧牲任何一方的追求和渴望為代價，我也希望每一對親子，都能在分離和聯結的調整中，讓關係從柳暗走向花明。  （文章改寫自KnowYourself主創們〈如何與父母建立良好關係〉） |

1.根據文本，提到關於子女成年過程中會產生的變化有：（多選）

■發展出分立的自我，不再依附父母

□培養思考，能聽從父母給予的建議

■社會化並有自己的認知標準與想法

■具多重角色，嘗試為自己作出決定

□在框架中更加確定身為子女的身份

2.為什麼作者認為「分離」才能讓親子關係有更緊密的聯結呢？

**答:**子女成長，開始發展出自我，自主為人生做出選擇，但父母親卻未必能接受。所以往往經歷分離，才能重新建立身分，認同對方為獨立的個體，並且產生尊重、支持與接納，調整自己，便能讓關係更親近。

3.讀完文章後，你認為「瞎子阿木」可以如何調整自己並修復與女兒秀英之間的關係呢？你會怎麼建議他？請寫出三個建議方向。

答：（可以讓學生自由發揮，以下僅供參考）

（1）理解女兒的感情，愛屋及烏，不帶成見的欣賞她所喜歡的人。

（2）尊重女兒的選擇。

（3）在村莊裡建立自己的社會關係，關心他人，與眾人相處融洽，生活重心不只是女兒秀英而已。

4.你是否也開始發展出成年的獨立自我？與父母親之間有哪些磨合並產生新的相處模式？（請舉一例說明，回答字數100字以內）

|  |
| --- |
| 答：此題學生自由發揮，鼓勵學生思考彼此的進退與成長。 |

**（二）、聆聽與閱讀以下歌詞，回答問題。**

|  |
| --- |
| **〈噶瑪蘭的風吹飛懸懸〉詞曲：楊肅浩**  幾代人 守佇無聲的平原 行過九彎十八拐 戇戇仔轉趁 稻草人 你抑閣佇遮等 人講都市好賺食 阮欲離開遮 當時翅仔葉嘛會飄落山 落佇當欲離港的船隻 嘛知影 阿嬤的白頭鬃猶佇遐 噶瑪蘭的風吹飛懸懸 少年的夢 抑閣賰幾項 彼年佇田岸的囡仔伴 有幾个猶佇遐 噶瑪蘭的風吹飛懸懸 遮的查某囡仔嘛真媠款 東北風吹著退色門板 伊佇望啊望 都市人 厝起佇故鄉的平原 行過冬山河的岸 講後花園佇遮 路那行 人愈濟就愈驚惶 雨水一暝落袂煞 思念吹袂焦 毋管逐年的風颱做偌大 龜山的烏雲到尾總會散 起落的海湧矣 你教阮就愛擔輸贏 噶瑪蘭的風吹飛懸懸 一條溪水 藏著偌濟夢 流啊流過青春的小巷 情歌唱袂完 噶瑪蘭的風吹飛懸懸 飛入夢中 走揣流浪的人 船離港嘛已經幾落冬 阮閣望啊望 望啊望 噶瑪蘭的風吹飛懸懸 一條溪水 藏著偌濟夢 流啊流過青春的小巷 情歌唱袂完 噶瑪蘭的風吹飛懸懸 飛入夢中 走揣流浪的人 船離港嘛已經幾落冬 阮閣望啊望 |

1.歌詞中提到了宜蘭的地景有：

■蘭陽平原 ■北宜公路 □九降風 ■冬山河 □蘭陽博物館 ■龜山島 □雪山隧道

2.作家總是在作品中寄託著自己的人文關懷。黃春明在《放生》小說集中表達了他對社會結構劇變及老人處境的憂心，詞曲創作家楊肅浩為宜蘭人，你覺得這首歌表達出了什麼主題與情感？

答：故鄉遊子大多懷著夢想到都市打拼，帶著宜蘭土地教會他們的勇氣，家裡的父母等待著遊子的歸來。透過「風」傳達祝福與思念。

**附件：黃春明〈瞎子阿木〉原文**

沒有風，空氣凍得令人覺得易碎。

「唷！猴養，這麼冷還騎車子上鴨寮啊。」

遠處的一聲咳嗽，教瞎子阿木的招呼聲，帶有一點高亢。他除了要讓四、五十尺外的猴養聽見之外，同時，更因為對方是他一大早所遇到的頭一個人，自然就感到莫名的愉快起來。他掖起雨傘骨的拐杖，抬起臉龐站在路旁，露出笑容等猴養經過身邊。

「你娘的！說你是睛暝，鬼才相信！」猴養心裡有幾分不快。他心裡想：媽媽的，我都還沒有看清楚他，他卻先知道我是誰，還知道我騎車子要上鴨寮賭四色牌。猴養心裡實在是服了他，但等到車子一騎近，禁不住為一個瞎子的靈精，改口以臭罵替代了讚嘆。

瞎子阿木仰著臉望著猴養，隨他的移動而移動，笑納對方的罵話。那知道，那凝聚注意力支撐開的、又大又突出而翻白黏濕的雙眼，移轉到某一個角度，映著微弱的天光的模樣，竟叫被彼此熟得不能再熟的猴養，不意地給嚇了一跳。這也是猴養不愉快得想再罵他一句的原因。

然而，對於猴養之所以如此冒失，他似乎都可以諒解。他把對方的罵話翻過來，取了人家藏在心底裡對他原有的讚美。所以瞎子阿木笑了。他站在原來的地方，雖然無法目送，但望著猴養背影的方向，一點也不偏差。他一直等到猴養的車子滑下坡之後，才放下拐杖輕輕地點著路面，向莊尾走去。

才走到剛才猴養咳嗽的地方，另一部腳踏車，向他這一邊騎過來了。他停下來注意動靜。迎面來的車子，騎得很急而吃力，車上的人並沒趕上自己的喘氣聲。瞎子阿木聽來者的幾口喘氣聲和車鍊的滑齒，馬上又由心底裡笑起來了。

「清池仔，猴養才下坡，……」話沒說完就被斬了。

「誰找猴養？我要去找秀英啦！怎樣？」清池很不高興地說。因為去鴨寮賭博的事，總是不希望別人知道的吧。

這一次，阿木不但笑不出來，連剛剛擁有過的愉快，一絲都不見了。他準確地面向著清池的背後，整個人都呆掉了。

一陣暈眩，心底裡浮現急切呼喚秀英的聲音。

「你們這些有眼睛的人都沒見到我家的秀英？」阿木最後抑制塞喉，一個字一個字地吐出來問村長。

「木仔伯，我已經叫人去打聽了，……」

「那麼久了，還打聽？」

「秀英又不是小孩，怎麼會丟？」村長的話，是話中有話的。

瞎子阿木朝著電燈翻了翻那一雙又大又突出的白眼，翻來翻去還是白眼睛。事情雖然已經有一個多禮拜了，想起來，裡面的淚水還是那麼有力的，把白眼球推了幾下，接著一骨碌就滑到嘴角。

旁邊的人都沒說話。村長拿出香菸碰他的手，他把香菸接過去。村子裡的人都知道阿木是不讓人點菸的；早前被人惡作劇，用爆竹嚇了他之後，一直就堅持自己來。他掏出火柴，用拇指和食指拿著火柴棒劃火。火著了，他伸出同一隻手的中指，去探火焰的位置，然後才把拿在左手的菸湊到嘴唇，同時把火移近。那根探火的中指，指頭端的內側，早就燒焦成一個繭，村子裡好奇的小孩，時常拿它把玩。

阿木深深的吸了一口菸，長長的吐出一團煙霧。他說：

「要是丟掉了也是命，死掉了也是命，不過、不過，…… 」只是他對現實的答案，感到心有不甘。不過事到如今，他不能不承認現實，另方面還想騙自己，以為同樣的問題問多了，可能會出現另一種讓心裡好過一點的答案。他換一種口吻，給在場的人一種提示，希望事情由別人再來告訴他，或是聽到有旁人替他責備測量隊。「測量隊的人統統走了？」

「上禮拜都走了。」村長看看旁邊的人說。

「事情就是那麼湊巧，那麼奇怪！他們走了，我的乖女兒也丟了。」

「晴瞑木仔，不是我愛講你。」村長的老爸爸插嘴說：「我沒長你歲，也大你輩，所以我才敢講你。我們莊子裡哪裡還可以找到像秀英這麼認分的查某囝子？是你不知命好。有什麼天大地大的事，那幾個晚上晚回來，你就用拐杖頭把她打成那個樣子。你是不是忘了秀英幾歲了？你不知道，我告訴你好了。三十多了。早就該讓她嫁，不然就給她招個女婿。你曾替她打算過嗎？」

「阿爸，好了，不要說了。」村長說。

「對，對，再講，榮坤兄，你再講。」阿木反而沒有先前的激動。他極力地懇求著說：「村長，你們碰到秀英儘管告訴她，說我希望她回來，我讓她打回去。真的，我是說真的。我這話是對大家說的，我，我要讓她好好打回去。只要她能回來，……」

瞎子阿木仍然面對下坡路的方向，站在那裡發呆。

「睛瞑木仔，這麼冷你一個人站在這裡？」

這一次祥雷伯牽牛去到他身邊，他都沒察覺到。祥雷伯叫他，他才驚慌地回答：「啊！是啊。你這麼早。」

「這麼冷，快回去穿一件冬天的外衣吧。」祥雷看阿木外面只罩一件破舊的軍便服，所以才特別強調「冬天的外衣」。

「是啊是啊。」一想到冬天的衣服，就好像人家又提到秀英一樣，心又酸起來。要是秀英在的話，這哪裡是問題。只是今年夏天，房子燒光，東西也都沒了。秀英先發落人把房子搭起來，其他東西慢慢補充，生活上也已經感到沒什麼不便。哪知道，冬天才到，秀英就跟人跑了。那幾天她還說要帶他到城裡買幾件衣服哪。

由別人說冷，同時再想到秀英，這時才感到一股冷勁，從背脊散開。他抖一抖顫，想著自己到底穿了幾件。「一件背心，兩張報紙，兩件丸領汗衫，一件襯衫，一件軍便服，哇！七層。不，又不是穿壽衣，七層怎麼可以。報紙算一層，總共六層才對。」他突然又輕鬆起來。回頭仔細一聽，牛的呼氣聲還在不遠的地方。他又高亢地叫起來：

「雷公—夏天的衣服多穿幾件不就是冬天的衣服了。對不對？」停了一下，「雷公—。」

祥雷沒有回答。瞎子阿木自個兒覺得雷公笑了。

瞎子阿木像發現了什麼道理，心裡好不快樂，探路的拐杖，在路面有輕有重地點打出一連串輕鬆的節奏。

當他來到莊尾，太陽還沒露臉，莊稼人都起來了。瞎子阿木沿途都有人跟他打招呼，他也忙著回人家的話；年紀稍大，或是跟他同輩上下的人，他毫不猶豫地即可直呼對方的名字，年輕的因為不是頂莊的人，就比較困難。

「睛瞑木仔，你好早啊！」

「是啊，你今天出什麽菜？」阿木問。

「蔥和蒜。要不要帶一把回去？」

「謝謝，我還不回去。怎對樣，價錢好嗎？」

「敗價啊！」進財拖著車，一邊說一邊上坡。「要菜到家裡自己拿吧。」

「有沒有人幫你推？」阿木站在路旁說。

「有啊。」進財低頭拉車說：「今天禮拜天，有兩個小孫子幫忙。」

進財的菜車已在後頭了。阿木還覺得話沒說完。

「你的孫子這麼乖啊！」

兩個在後頭推車的小學生，互相看了看，愉快地笑了笑，然後比剛才更用力地、把爺爺的菜車推上坡。

前面又來了，阿木想起步又停下來。

「木仔伯，去哪裡？」輝雄騎著腳踏車，前後裝載蘿蔔衝上坡來。

「是啊，進財的兩個孫子那麼乖，還會替他阿公推車。」停頓了一下，轉個口氣。

「唷！這一段上坡路陡得很。你，你是？」

「唉！」向阿木打招呼的青年，遠遠地衝上來，到阿木不遠的地方失去衝力時，他趕緊跳下車，把即將傾倒的車子抓穩了之後說：「得根是我阿公，我是他的屘仔孫輝雄。」

「呵，得根命好啊！屘仔孫有這麼大了。」

「我阿公閑著在家，有空找他坐坐。」

「會的會的。」阿木說：「你載什麼東西，好像很重。要不要我來幫你推？」

「不用不用。」他有點受不起而緊張，一邊用力推車子一邊說：「我要走了。這麼早又這麼冷，你應該多睡一點啊。」

瞎子阿木一聽到對方提到冷字，心裡有一股早了一點的得意升起。他想可以把剛才連雷公也服了他的那一個道理「夏天的衣服多穿幾件不就是冬天的衣服」這句話說出來，突然又覺得似乎有點牛頭對不上馬嘴。他把話吞回去，而那一份得意也消失了。但是，他又覺得話沒完。聽到輝雄還在後頭上坡，心裡更急。經這麼一急，靈感來了。他回頭高亢地叫：

「嗯？」他忘了青年的名字，馬上改口。「得根的孫子。冷？出來走動走動總比穿十件衣服好吧！」

做為互相的對答，這句話的時間，隔得連不上。在輝雄聽來，好像偶然在路上撿到一句類似格言的話。他想停下來弄個清楚，但載重的車上坡時停不得，他只好繼續低著頭，把蘿蔔推上坡了。

整個白石崙的莊頭莊尾的人，儘量在瞎子阿木的面前，不提秀英的事。村子裡這種不約的義理，在短短的兩個多月的時間裡，很快地讓瞎子阿木開朗了不少。可是，這一天，從剛才清池的忤逆，到現在沿途遇到的，人家勤奮的子女，自然地又想起秀英。

「秀英——你很打拚我知道，人家說你很美，這我就不知道了。真的嗎？」

「你管人家黑白講。」

「我想真的吧。不然為什麼好多人會這樣告訴我？」

秀英沒回話。

「我要是能看到你 - 不知有多好。」

這話講完沒幾天，秀英就沒回來了。

這次想到秀英，竟沒有怨恨，只有深深的惦念。同時，常隨秀英一併來到心頭的那一股悲傷，淡得幾乎不見了。心裡才有這一點發現，一下子又為剛剛回輝雄說：「冷？出來走動走動總比穿十件衣服好吧！」的這一句話興奮起來。

瞎子阿木一邊走，一邊牢牢抓住心裡的那一份愉快，嚴苛自責自己無情。不然為什麼想到秀英，我已經不會像前些日子那樣痛苦？他這麼想著。嘴巴也嘀嘀咕咕地唸給自己聽：「我為什麼是這款？秀英才跑了，我還樂。我樂什麼呢？」話才說完，心裡還是莫名的樂著，臉上也對這一顆悲不起來的心，而莫可奈何地笑著。

對黑嘴這一隻老狗，瞎子阿木也是牠所熟習的人，平時連陌生人都懶得開口叫幾聲，一見到阿木踏入九如的曬穀場，沒一次不叫。

「黑嘴呀！睛瞑木仔欠你是嘛。走開！」

「你不要叫牠走開，讓牠過來吃我的拐杖頭看看。」

黑嘴聽久婆的話，只多叫了一聲不像叫的一聲，就原地趴在門檻邊，一整夜。伏在那地面的溫暖，又溫暖了牠的腹部，還有都聚集在那裡的蝨子。

「我才準備叫阿全給你提去咧。」久婆說：「進來吧，外面那麼冷。」

「下次。時候好像不早了。」阿木站在簷外說。

久婆一手提著火籠，一手扶牆，用尖細而開叉的、類似兩張金屬薄片互相干擾的聲音說：

「對，照秀英的八字，寅時比較好。可惜你沒找到她的衣服，不過梳子也沒關係。等下回到家，你把水碗留在門外，拿著梳子叫三聲『秀英回來』，然後把梳子放到她的床上。三天後就可以拿開。這樣知道？」

「這樣就好了？」

「就是這樣。等一下。」久婆朝屋子裡叫：「阿全，你準備好了沒有？木仔伯在等你啦。」

「這麼早你叫他。我自己拿就行了。」

「他很早就起來看書。沒關係我這個祖母還叫得動他。那水碗沒他拿不方便。」

「走！」阿全勤快地跑出來，把地上用塑膠帶編的菜籃子提起來。那裡面放一碗白飯，上面插一仙紙人，還有兩碗簡單的菜碗，梳子另放一邊。

「你要記得叫她三聲啊！」那金屬片的聲音，從後面趕過他們兩人。出了莊尾、上了落車坡，瞎子阿木一下子覺得額頭像一扇天窗打開了。他馬上直覺到太陽昇起。他不慌不忙地停下，把雨傘骨掖在左邊的腋下，朝著才離開地面的旭日，雙手合十默默挺立片刻。

無意回過頭的阿全，看到映著紅光的瞎子阿木，那瞬間所感受到的氣氛，他感動得愣了。要不是等到阿木走到他身邊，恐怕還不知道要走。

「木仔伯。」阿全小聲的問：「有人拜太陽嗎？」

「我不知道。不過我不是拜日頭，我是拜光—。」他把光字強調了一下。「你知道？我從小就看不見，」本來想說清楚，但一下子又想到別的說：「籃子你提著嗎？」

「在這裡。」阿全對拜光感到好奇，但是並不是為了怕什麼而不敢多問。只是一種莫名而隱約的感動，擺佈了他們：尤其是阿全，他默默地浸沐在這樣的氛圍裡。

「阿全。」他直覺到阿全的異樣。阿全似乎沒聽見。

「阿全！」

「木仔伯，我在旁邊。」

「我知道你在旁邊。我問你。你知道測量的人要不要念很高？」

「要啊！像這次來我們中埔做土地重劃的，有好幾個都是大學畢業再去考的。像戴組長他們都是工程師。其他的人……」

瞎子阿木等不及的又問：

「你現在幾年級？」

「高中三年了。」

「你要不要學測量？」

「我哪有辦法，那是工科，分數要四百分以上才會考上。」

「四百分！？」阿木根本不知四百分在聯考的水平是多高，他聽阿全的口氣，那好像很困難的一個數字，所以他把說出四百分的聲調往上提高是正確的。瞎子阿木突然對測量隊有了好感。隨即他馬上聽到有人問他：

「你家秀英哪裡去了？」

「噢！秀英跟測量隊走了。去參加測量隊。」他帶著喜悅微笑著說。

阿全聽到阿木貿然地說出秀英的事，感到十分驚奇。他再注視瞎子阿木。瞎子阿木的兩隻又大又突出的白眼球，忙著翻來覆去。他想，今天早上所看到的，以後還要告訴班上的女同學。

「木仔伯。我們班上住在街上的同學，說要來看你哪。」阿全興奮地說。

「看我？」阿木説：「我有什麼好看的！」

「他們要來看你點香菸，看你的中指，……」

「你還告訴他們什麼？」

「有，……」

「有沒有說找火柴的事？」

「有！」

一對老少突然都笑得很開心。瞎子阿木笑得連眼油也流出來了。

有一天下午，瞎子阿木在村長家大庭的紅閣桌放香燭的地方找火柴，摸來摸去，把桌上的一瓶什麼打翻了。「這下糟了！」他趕快把小瓶子扶正，手還摸到倒出來的水。他把手拿近鼻子一聞，「哇！香水。這可能是阿琴的。」嘴裡一邊叫可惜，一邊把沾在手上的水往臉上抹，倒在桌上的再用手刮，然後脖子身上都抹。等他一走出外面，引來大大小小的村人，圍著他捧腹大笑。

「有什麼好笑的？」阿木向大家說。

「晴瞑木仔，廟裡謝平安還沒到，你就準備演戲？」清田帶頭暗示著說。

「清田！你那麽多嘴幹什麽！」

愛看熱鬧的人，不希望阿木馬上知道。但是阿木腦筋一轉：「演戲？」心裡暗暗地叫了一聲，「啊！花臉？敢是我打翻的是鋼筆墨水？對！就是鋼筆墨水的味道。」阿木不吭聲，乾脆就站著讓大家樂個痛快。然後理直氣壯地說：「我不笑你們，你們還笑我。我眼睛又看不見，你們說是墨水，我說是香水啦！怎麼樣！」

當時他沒被人難倒。要不是想像自己的花臉，反而有幾分得意，大家笑，他也跟人從容地笑。

「那時你在場？」阿木問阿全。

「沒有。這件事已經傳好遠了。」

「在同學面前，還給我漏什麼氣？」阿木笑著問：「有沒有說餵豬的事？」

「對了，豬呢？」

「賣了，再不賣我會被搞死。」一提到豬，那兩頭四、五十斤的豬胚，令他想起來就沒那麼好玩了。

秀英突然出走，餵豬的工作也一併落在瞎子阿木的身上。四、五十斤重的豬胚靈活得跟狗一樣，阿木飼料還沒倒進槽裡，牠們就半站起來半空攔截，每次都把豬菜煮餿水的飼料弄翻得滿地。這個經驗，叫瞎子阿木每次餵豬時，右手握棍棒，左手提裝豬菜的桶子。他一邊罵一邊揮動棒子趕豬，同時左手倒豬菜。但是這兩頭豬，兵分兩路，一頭誘棍棒 一頭背地打劫，飼料到頭來還是被弄翻滿地。這不打緊，豬還把空桶子頂到圈子裡的內角，逼得阿木不能不進入圈子裡，把桶子找出來。當他爬進豬圈，站在煮爛的豬菜上，兩頭豬胚的亂撞，不一下子就把阿木絆倒了。棍棒一鬆手，也不知扔到哪裡，想站起來，還沒站穩滑了一跤，又是四腳朝天和一聲驚叫，把豬也嚇得亂撞不停。他拿豬簡直就沒有辦法，乾脆坐在豬圈裡面哭起來。

「秀英，你不回來沒關係。我要死的時候，你至少也該在我的身邊。秀英，我現在就快要死了。秀英……」

時值暗分，豬圈裡面更暗。阿木的哭聲驚動鄰居。當他們趕來看時，有人驚叫著說：

「糟了！那一頭是睛瞑木仔？」

前些天的辛酸，重新複習起來，事情都已經發酵，而散發出醉人香味，聽到阿全聽得那麼快樂地笑個不停，他也快樂起來了。瞎子阿木他也跟阿全一樣，覺得餵豬的阿木又可憐又可笑。

到了阿木家的苦楝樹，阿全有點捨不得馬上就走的說：

「木仔伯，我把籃子放在這裡，我回去了。」他牽著阿木的左手去碰觸菜籃子。

「好好，就放在這裡。真乖，真多謝。」

阿全走了，瞎子阿木蹲下來，回憶一下久婆的吩咐，他照著兩張薄金屬片發出來的聲音，把白飯紙人和菜碗放在一邊。這時他突然聽到：「你家秀英哪裡去了？」

「阿全，你還沒去？」他嚇了一跳。

但是，沒有人回答。阿全不在，他已開始步下落車坡了。

「阿全！」阿木緊張地又叫了一聲。

「……」

瞎子阿木想起來了，剛才上了落車坡，聽到有人問起秀英哪裡去了的聲音，並不是阿全問的。他想：難怪我告訴他，說秀英跟測量隊去了，去參加測量隊時，他卻講到別的地方去。他蹲在那裡微抬著頭一動也不動，想再聽到那個聲音。儘管他的眼球翻來翻去地集中注意力，但是剛罩上來的幻聽，有如室裡蘭花的香味：有意聞之，無味無素，無意聞問，卻香味撲鼻。

寅時的催促，瞎子阿木不敢再怠慢。他拿起秀英的梳子抱在懷裡，口中喃喃地叫著：「秀英回來，秀英回來」向來就沒用過這麼動聽的聲音叫過女兒，也向來沒覺得叫女兒的名字會令他這麼疼痛和感動。到了叫第三聲，一股傾滿了感情將大聲呼喚時，另一股斂力鎖住喉頭，而使瞎子阿木最後叫出「秀英—，回—來—」的聲音，在寒冷的空氣中顫然帶著無限的蒼勁。

(原載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七日《聯合報副刊》)